

## 在香港書史，爬格梳行， 十載如一日

光陰荏苒，轉瞬間自己抵達香江此岸，不覺已屆十載。景宏前輩要我寫篇來港編撰史書的“千字文”，如煙似夢的往事竟一下子湧到腦際，一切歷歷在目而恍如隔日。屈指一算，十年來自己已為六、七家出版社撰寫了四十多種史籍，計五百五十多萬字；經我編訂的書籍也有四十多種，五百多萬字。其中當然有許多是中外歷史教科書，由中一至中五乃至中大及港大不等。不過，也有些自己下過功夫而略近學術探討的著作（有的被列為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參考），如《中外交通史》、《中國宗教史》、《世界民主運動》、《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》、《中華史詩畫卷》。

回憶起那些“爬格梳行”的日日夜夜，一種莫名的惶惑不禁油然而生：這些書都是我一字字寫出並反覆校對的嗎？自己怎麼有這般毅力和精力，在銅鑼灣區的鬧市，十載如一日地去憑靠那艱苦的“寒窗”？

我感謝雙親誕下了自己強壯的身軀。我也感謝母校廈門大學的歷史教授和體育教練，他們既為我提供研究歷史的基本知識和技能，也把我造就成在全國田徑運動會上得過名次的省代表隊員，使自己能有智力、體力在“文林”長期奮鬥與拚搏。但我最難以忘懷的是在京華度過的悠長歲月：在那裏，自己得以在大學講壇上執教凡廿四載；在那裏，自己為了編撰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》，曾以七載光陰從二百多種古籍搜集了外國地名六千餘；在那裏，自己從始到終參加了史無前例的十年文革史，……。記得一位可敬的史學老前輩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“治史數十載，唯經十年浩劫，方粗通一部廿五史，惜吾老矣哉！”繼承前輩未竟之業，由是成了自己的意念。

可是在十年前，自己面臨了生命途程中的另一挑戰：播遷南溟。來到港地，本以為自此與歷史專業訣別，內心不免惆悵。在頭半

年，也曾與人合作經商，銷售童裝。終於忘不了歷史，竟由報載而應徵為歷史編輯，從此九年多來自己百分之百地依賴史學技能來謀生度日。當自己剛剛決定重操舊業時，曾有友人問我：“你何不去做生意？”我卻以反問作答：“一個歷史人材的培養，難道是一朝一夕的事？僅僅通讀一遍廿五史需要多少時間？”當時自己的確不知道要為此種決定付出何等的代價，要到近十年後的今日，方有比較深刻之體會；但亦伊今無悔，反而為自己慶幸：在“十年”劫餘尚能拿得動筆，能在香江此岸自由地書史、論史，並間或向歷史老大爺發發自己的牢騷，以求其垂憐，運用其萬千載如一日的魔力，來添加自己的靈感。

若依自我戲稱，我可算是：

“長居京華親歷浩劫仍能握管論史堪稱有福”的刺桐生

“播遷香江年逾不惑依舊揮墨著書差可慶幸”之南溟子

(刺桐生1992年4月18日應吳景宏教授之約，草於香江南溟齋)